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漢書十一

南宋范曄撰唐書懷太子賢注明文盛高教傳漢書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也

生乎張納平林

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各犯法

續漢書曰

客家有酒請游激飲賓客醉歌言朝野兩都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

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

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食芘而

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芘芘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須而細根

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

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

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牧豎

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

王莽荊州牧某

史關發奔命二

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大

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進擊之納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

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縣屬江夏郡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

年六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

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印等續漢書北

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平林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

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

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

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

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

子三月辛巳設壇場於滄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

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夫

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

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

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

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

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疾劉

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

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

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風俗通曰

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合眾響應

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
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
王莽於漸臺風俗通曰公賓姓史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漢收墨綬
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
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
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三匡衣章至皆
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
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
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
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
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觸也時初王莽敗唯未央宮破焚而
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

樂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

樂宮升前殿郎更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俛首刮席不敢

視怩顏色變者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

宮省父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

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

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

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

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

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

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隨王

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五威中郎

將李軾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空陳

牧為陰平王

陰平縣屬廣漢國

驃騎大將軍宋桃為頓陰王尹尊

為鄧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

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軾李通王常等

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

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

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

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怒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

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更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

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也趙萌專權

威福自己郎更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

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軾朱

繡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

賈賢或有膳天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檐榆諸干罵詈

中擔榆諸于見史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為非之不中長安

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公羊傳曰軍師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

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

河海春秋漢含章子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

臣綱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

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

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

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專捕盜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任

唯名與哭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

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

若所欲猶緣 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

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屠敗材傷錦所宜至慮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

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才當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 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

隆周文濟濟之美 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更始怒繫淑詔獄自

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

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

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

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

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

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 今涇州縣也 聚黨數千

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薛

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

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 務音莫也 林云毒草也因

以為毒草也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於務鄉

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

善蓋在今湖湖 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

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

鄭華陰間且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

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死王等兵事若不集

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為然共入說更

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土匡

陳收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拒之 振音子侯久讀漢志

城即張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 立秋日驅虜時共劫更始 前書音義曰驅獸以四放日祭獸三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與此解以八

月朝作飲食為膳其俗語曰膳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

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印等印等皆入將悉誅之唯

隱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印與湛殷

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湛殷遂勒兵

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

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

張印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

長安與張印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

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

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持松弟汎為城

守使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

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

厨字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城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

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

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

尉嚴本本或作平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

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

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

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

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

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

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

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

虐

虐皆隣更始而張印等以為慮謂祿曰令諸營長多欲篡
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
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
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
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
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
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
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
州縣中灌澤縣今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

朱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且為輔召公畢公之
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首曰

紂可伐矣武王紂末可乃漢師漢起驅輕點烏合之衆輕點謂輕銳也烏
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

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搗及搗與書文之所通檣

柳戈頓穎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

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
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興况庸

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
興縣發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高帝孫
朱虛侯也

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

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

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
書曰呂母子各有為游獵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

以報仇母家素豐贖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

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

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

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

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

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

為猛字搯與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

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毋曰

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

斬之以其首祭子家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

於莒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眾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

饑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

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

新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

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今在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王莽探湯侯田

况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

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初崇等以困窮為寇

城狃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

積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

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廉

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

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

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

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

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為大尹戰敗死者數

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

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

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

疾宗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
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揚
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
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
疲故厭兵倦厭比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
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
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為地門兩道俱
上為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隄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
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
華陰軍中常有齋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
呂安社
改郡國多為立祠焉益
乎承其後故軍中祠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
戰天官謂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然更始

其兒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
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
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
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州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
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
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
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
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
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
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
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札簡也
笥篋也遂於鄭北

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
三八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
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
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俠鄉俠鄉
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中所以覆髮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至示
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
以爲各董仲舒飲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妙用
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直其茶履履
也蓋直刺其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
泥屏泥於軾前絳檐絡轡
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爲飾續漢
志曰王公刻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而猶從牧兒遨宗雖起勇
力而為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
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
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
遂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
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入長安城

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乎謹乎
謹言也

技劍擊柱不能相一二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完
也剽奪之剽劫
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

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

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謂欲賀古者記事
書於簡冊

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案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

臣之禮反更殺亂亂者亦
亂也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相拒而殺
之曰格

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

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

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

廷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

蘆菴根爾雅曰葦蘆菴菴音步山反菴字或作菴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

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甘泉宮有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

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

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

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

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

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

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疾事邪劉恭為式疾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

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

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

此皆立非其入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

賢者無所離死也誠真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嗷嗷

與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

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

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

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蒲得二十餘日赤

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

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

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

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

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

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

匣驗者率皆如生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一寸故赤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為玉匣也

眉得多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

郁夷縣屬右扶風也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

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此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

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

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橐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

中有橐街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

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

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

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

拔赤眉旗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

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

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

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

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女奴將軍侯進等屯

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

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

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

在今號川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

之於嶺底即嶺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

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

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

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

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

與熊耳山齊宜陽縣故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聳狀同熊耳在宜陽

西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
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
死不對曰罪當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
室無蚩者釋名曰蚩穢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
勒兵鳴鼓相攻决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
臣等出長安不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
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
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貌也
詩曰倭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云反言倭倭者凡傭之人相為勝也又
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謂音奴
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
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

首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處
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
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内侯與徐宣俱
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白繫獄赦不誅帝
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棗陽均輸
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
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
國置均輸官以相
均輸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
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特盆子探符雖盜
皇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李彭盧列傳第二

後漢書十二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文盛高毅傳汝海校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

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數任俠於趙

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

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真子

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

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殺之趙飛也偽易它人子以故

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與正與同時即湯之也輿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

謂知天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柳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

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

趙國大冢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亦眉將

度河林等因此宣言亦冒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
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
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
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穰州郡曰制詔部刺
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
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解形河
濱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
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
士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舂陵北
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
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
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

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行在所
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疆
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瘳傷也朕甚
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即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
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
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走趣也音發兵徇旁
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
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
純諫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
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
續漢書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
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

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
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威也威曰邯鄲雖鄙
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
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邯少傅季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
遂拔邯邯即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
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家之又為王莽所誅

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
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
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
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
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後首故是時東海人

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

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

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

初陳留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

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

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

為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

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

千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茂奔還

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

董憲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

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

求反音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

鬱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求將慶吾斬求首降封吾為列

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

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

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

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

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

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

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今兗州龍山縣西北也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其州牧將

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

必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者明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

延其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

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

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

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

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

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

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

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

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

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

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

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兵漢擊破

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

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帝至

蕃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

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

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

疆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緡山緡縣名故城在今沂州丞

縣東北緡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

迎憲入郊城吳漢等復攻拔郊憲與龐萌走保胸縣名屬東海郡今海

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立石以為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

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

胸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

吳漢下胸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

皆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關

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

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

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

閔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閔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

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

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

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玄武大將軍藍弟壽

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

皆下之步拓地寔廣

寔斬也

兵甲日盛王閔懼其眾散乃詣

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

見攻之甚乎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閔

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

以上賓之禮令閔關掌郡事

關通也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

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

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

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

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

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

心且齊人多詐

汲黯曰公孫弘之詞

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

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

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

悉將其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

保平壽

今青州北海縣也

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

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

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

帝乃遣使

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

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

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

弘藍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

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

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

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閔白元后

請奪之邳帶劔至宣德後闕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舉手叱賢

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又

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闕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

閑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閑乃出為東郡

太守閑懼誅常繫藥手肉莽敗漢兵起閑獨完全東郡三

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為偏

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

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

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楊武將軍馬成等擊憲

憲廬江舒舒縣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意

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瀟山攻殺安風令瀟山安豐

廬江今壽州也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

江人陳衆為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喻其意於是乘單車

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瀟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

云

彭龐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

貌能飲飯飯音長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

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為郡吏地呈中為大司空士王莽時

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

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抵歸更始立使

謁者韓鴻持節徇北謂幽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

重勦以寵漢並卿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

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涿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

北至勦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

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

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

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

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

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

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

北至勦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光武接之不能

滿以此懷不平不能滿其意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

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為此

道重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

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且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

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且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及莽篡位後豐意不

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

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快不得志歎曰

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

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質穀質易也積珍寶益富疆朱浮

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責

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狀

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

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

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

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
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
使要誘况况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
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
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也若汝北軍必敗矣寵果
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
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
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
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
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
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
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
曰夢見
冠頓喻城是徒推之又寵堂上聞
聲聲在火爐下墜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

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燕

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

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

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

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揮其妻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

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

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

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

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

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

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即斬

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明日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盧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

定縣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

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故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

匈奴結和

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高祖時與匈奴約為兄弟

後匈奴中

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

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

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今

尊事我乃使匈奴王將數千騎迎芳

匈奴王芳與兄禽弟

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

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皇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

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

五原塞

塞名五原郡因以為名

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

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

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

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

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

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
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
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
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腹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
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
為五原太守封爵胡侯錫謂珠鑿之故以為名昱弟憲武進
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
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繒二萬
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奔在
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
連羗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並
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覲觀望期於奉成宗廟興

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

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
肺附若肝肺相附

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

真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謹

奉天子王爾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

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

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

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

國胡與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

有駭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

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古欽字率

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真縣真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遘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

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

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

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詩存曰

邵公也邵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

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據攘苟恣縱而已

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疆歲月之間掘疆謂疆梁也前書五

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扶曰曰天地閉革革故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野戰群

龍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昌芳昌芳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彥

龍龍其血玄黃又曰羣龍無首吉也實惟非律代委神邦以律

此言其神舉之國伏於光武也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陳賢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凝傳汝舟按

陳賢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少仕州郡王

舉國師劉歆引賢為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十員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三公每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

士三歆死賢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俊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

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異人周宗謀起兵

應漢賢止之曰夫兵凶事也

史記范曄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

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

伏羌縣西北上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

咸謂賢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賢辭讓不得已

曰諸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賢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

諾賢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

望

傳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

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人安世曰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畧舉大端

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禍福之應各以事

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

至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及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

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呼嗟告

天以求被莽乃率羣臣至南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一數欲

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

帝後世以計數至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

手萬世傳之無窮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

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為王田

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規銅山澤奪民本業澤不得採取

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

廟三曰陳胡王統相穆廟四曰齊敬王代

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備昭廟七曰元城備

尊備穆廟八曰陽平項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皆重屋太祖廟東

西南北各四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薄櫃飾以金銅發冢河東

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

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法冠晨夜

寃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

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灌以醇醢

裂以五毒莽以毒重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政令日變官名月易

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

即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

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

增重賦斂刻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

輔禮記曰苞苴管管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上下負賄莫

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

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

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徒隸殷積數十

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任心益恃北攻疆胡

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

西侵羌戎東摘歲貊摘樓也西羌靡唐傳等怨莽奪其地

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

陷饑饉之所天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

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

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殞

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

憲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

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山東

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

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

高祖之舊制脩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

夷復其爵號莽敗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然後還

師振旅橐弓卧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申命百

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乃勒

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

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

賢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

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

莽賢品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
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
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英

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

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

樂毅自魏往燕自齊往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

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

父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老日考之

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

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

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玉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乃其

外犯謝罪文公亦遂巡於河上遂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

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夫以二子之

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行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

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哥

久聊及閒暇廣求其直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大平涇州安定縣東也願將軍勉之

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

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

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

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

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

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舍見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

使執金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

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二城南面西頭門

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

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

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莽改清河為平河為掌野大

夫平陵范遂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

先世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醑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揚廣王

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

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可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

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

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迎擊破之於高

平縣名今原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

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

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各屬

定即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

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

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慰安也藉薦也言安

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

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

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日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

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駑馬鈇刀不可彊扶周禮按入掌六馬駑馬也

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鈇刀為鈇言駑馬鈇刀不可彊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

未見齊王先說厚于楚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而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而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

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日而價十倍也而蒼繩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

得以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驥之尾乃騰隔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敞傳隔

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
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
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陽以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
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
角力角力猶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
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
之時故舉以為言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自今以後
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禮愈篤其後
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
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
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
帝以示囂因使計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感言三

輔軍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

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

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

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

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待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

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錡羌侯胡騎校尉

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

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

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

建泰豐等而欲率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羈旅危國

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

馬最疆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

山秦外山即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

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

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

要之魚不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執即還與虹

蜺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虹蜺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

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

先去餘稍稍相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

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

騰書隴蜀說文曰虛傳也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

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若尤加意焉囂

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

執期持珍寶緇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是也亡失財物帝

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

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部南郡今荆川也乃謂囂當

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

閣絕敗白水縣有閣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多設支閼支柱障閣帝知其

終不為用巨欲討之巨備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种

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欵奉璽書喻旨囂疑懼耶

勒兵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註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不塞道

謀欲殺欵欵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

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

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

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

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

死骨不朽有司以置器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

至汧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賜置器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

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二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置器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

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

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

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置器知帝審其詐遂遣使

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置器為朔寧王欲其寧靜遣兵往來

為之援執秋置器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置器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

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歸

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雒侯遵字子春霸陵人

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置器舉兵而常有

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勦力不避矢石者

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

文數勸置器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置器不從故去焉八年

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置器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

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子聖塞雞頭道

雞頭山道也雞或作并一名岷岫山在今原州西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山水在今原州南置

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兵助置器攻

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

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置器必敗滅而與牛邯

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置器必敗滅而與牛邯

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軟明盟為漢自

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

統言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

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真聖漢復存當擊河隴奉舊

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

至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六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立抵側擊手也戰國策曰蘇秦

掌而談也與季兌抵欲為不善之計道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

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抗腕垂涕登車

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具

秋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抗當軍衝視

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濘之中而不

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原曰與管仲

杖劍以歸漢點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去愚就義功名並著

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曾

參之有識耶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

太中大夫於是置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置將妻子奔西城從揚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

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

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

大將軍以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置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

大將軍以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大將軍以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

駕東歸

穎川賊起

月餘楊廣死置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

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

亟罷

亟音紀

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數月

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

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

遂得入城迎置歸巢倉且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

天水隴西復反為

詔九年春

詔病且

餓出城餐糗糒糒成注

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

也說文曰糗乾飯也

志憤而死

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

可王地上安得人時置中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發為

王元周宗立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詔落門聚名

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故未

之聞若謂壽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力

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

時以父任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郎後父仁為

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為都尉按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

州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月餘

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

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王莽天鳳中

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後有能名及更

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

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維縣商今商州商維縣也

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

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

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

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

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

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

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

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千

人遂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眾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

秦始皇有將垣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眾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

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眾附有

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名屬蜀

三

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 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

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校乘諱吳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若

奮威德以授天隙天特之雷朝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

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

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印竿君長皆西南夷國各竿

音昨見西南夷傳 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

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

日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疇芋

博鴉至 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各材竹幹

器械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銅銀之利西

漢書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

中柱壤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為

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

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

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

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

命言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

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

為期說文云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

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

躍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

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

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

為司隸校尉蜀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

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

尹故述越舊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

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

將軍任蒲從關中下江州關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關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涪州巴縣西東

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

朱棣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

多往歸述特延岑據藍田王欽據丁都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比自拜為將軍遂大作營

壘陳車騎肆日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

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公蓋以帛飾其蘭也多刻天下牧守印

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眾出陳倉與

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

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

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汝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

賊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

縣眾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

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

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

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夔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各屬南郡今

在今縣西北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

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錢以鑄錢百姓化貨幣不行蜀中童謡言曰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

銖錢漢化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

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

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代

歷數盡也據漢十二帝言十一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

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括地象

並河圖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

也守能軌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

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

之瑞數移書中國真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

識言公孫郎宣帝也代漢者當冷吉回君豈高之身邪東魏記

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手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

特端言不足效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

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

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

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

鞠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吉

今不能廢也左傳宋平公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其

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言漢祖起

公劉太王之業也故乘諫吳王起於行陣之間躬自奮擊身

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淮水上為楚所

愈謂在於成軍問項羽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

隗囂遭遇運命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

言割有也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

方一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鈞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

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

也處士謂帝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

有其三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關使謂

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

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

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

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

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

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

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

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

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都也

耶曰今京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跨馬

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

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耶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

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

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

隗囂等也謂王莽與杜

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

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

變

王莽也

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

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

倚巫山之固

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

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

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

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

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都也

耶曰今京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跨馬

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

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耶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

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

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

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

察於小事取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

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如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國皆中

侍中駟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好雲罕

戰皮軒鑿旗旄騎諸頭之陳置陸戰然後羣山房闢又立其兩

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群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

戎士暴露而遷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

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

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

欲安眾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曰白帝倉述以倉尚白故

政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
百姓空而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
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
而望高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
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
遂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各屬南郡城在今夔州宜都縣
西因據荆門荆門山名也在今夔州宜都縣十一年征南大將軍
岑彭攻之蒲等大敗述將王政斬蒲首降于彭田戎走保
江州江州縣各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名
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
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
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

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
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
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
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北頓
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
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
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
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
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
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
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
偽建旗幟幟音昌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

軍後襲擊破漢漢隋水綠馬尾得出十一月滅宮軍至咸

門咸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嘗

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

且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

被刺洞曾墮馬兵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

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

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

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

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

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鹿兒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得鹿而使秦西巴持之其鹿

矣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遂以

帝下詔追贈少為大常隆為光祿勳以禮葬葬之

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以有才幹

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大末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

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焉

資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

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

安昔吳起所以斬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

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

談也于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璉等泥首面縛降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跼天數有違

江山難恃違猶失也

列傳第三

崇寧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後漢書十四

南宋浩釋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齊武王綽字伯升音引也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

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

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未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

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

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散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

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

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

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使宗室劉嘉往

誘新市平林兵王音引也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

殺湖陽尉進拔棘音引也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

夫甄阜屬正梁立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
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

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北陽縣引精兵十萬南渡黃淳水元

兩川澗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

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

宜秋宜秋縣名乃往為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

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

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

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良時賜陳漬阜軍望見散走漢兵

急追之却迫黃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

莽升帥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攻引欲據宛

伯升乃陳兵擔糗積聚破金甌鼓行而前破金甌不

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

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

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

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塾旦起

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

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

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

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

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

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

後集志

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
並作時察諒丈云塾象也與雅序的也時音之允反

自阜賜死後

伯升

伯升

伯升

伯升

伯升

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
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
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非計之
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
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
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史記曰
王欲被胡服肥義曰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皆從之聖公既即
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
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
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
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
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

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武帝置

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曰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

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光武深疑之

嘗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

稷數陷陳漬園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

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

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
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
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
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

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

撫六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

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

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煬王石

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

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

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

結漢志奉車都尉並出擊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

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

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生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

剛爵為庶人徙丹陽

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

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自障也示不輕臣下

尊為小君諸侯之妻稱曰小君官衛周備出有輜軒之節輜軒有繡

公華孟孟謂公曰妾聞妃后輸戲必乘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傳母入有

牖戶之固始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晃剛愆

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甫刑二千莫大不孝

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

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緒控引也其遣謁者

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

必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

後及崩遺詔今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為齊王是

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

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

破家厚土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馮媛之徒也其慮將存乎配

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

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云

請蜀公一赦彭岑以顯義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

為歸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裕發所忽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

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鳴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蠆蝎也左傳賦文仲謂魯君曰

君其無謂邪小蜂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詩周頌也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

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胡問反義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

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

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

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

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

主十五年追謚仲為魯哀王興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有

明略善聽訟其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

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陳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視事四年上疏乞骸

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

海續漢書曰二郡二十倍諸王也故徙興為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

為臨邑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為

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二十九年薨

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

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執轡在左

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

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

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自掌奉王使京

璧好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倍好謂之

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

吁子危我哉吁音干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

薨死采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

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首義終始論及賦

頌數十篇又善史書思田世以為措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

草書曰尺牘十首說文云牘書板也蓋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承

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三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

弟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

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

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

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曾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

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曾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

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

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

賈逵共述漢史博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均

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

者僕射劉珍海平望侯毅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駒駘

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

蕭

蕭

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

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誦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

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嗚脯良復譴呼上言不可謹露明且欲去前自

曰欲竟何時請嚴將軍所良意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

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

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卓賜後書於良曰若子不

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

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

十三年降為趙公頗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

年子節王栩栩音况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

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

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立

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一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

年封乾元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婢小妻

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愷門有貞節亦為司馬門東觀

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

金殿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陳奏認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刑

州內丘縣西隨室時郎中南陽程堅妻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

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刻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

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

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

為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

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

鄉為春陵侯買卒子戴侯能渠嗣能渠卒子考侯仁嗣仁

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

水鄉猶以春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

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

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

敞等助祭明堂以刻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

崇即丹之玄孫之子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漢記曰敞臨

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枯皆枯吏疆責其租敞應曰太守事也

敞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

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

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於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崇見莽將

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謂元后平帝也言曰主帝所以分

顛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言曰主帝所以分

謝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相黨

乃為祉娶高陵侯霍宣女為妻宣丞相方進之子也霍宣父廣

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

女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先莽

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

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孤者特也甲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後皆奪爵及敞卒祉遂特見廢又不得

官為吏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

祉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

漢兵敗小長安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

更始立以祉為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

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祉乃間行

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漢記曰祉

以建武二年

二月見
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

敬為康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

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國

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社祀

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

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

侯康侯廟北園陵置畫夫畫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詔

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

置畫夫佐吏各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

顯宗更封平為章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

嘉嗣
泗水王欽字經孫欽音許光武族父也欽子終與光武少

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欽從入

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欽終東奔洛陽建武二

年立欽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川縣也十年欽薨封小子焯

為堂谿侯焯字林云灼也音克善反續漢志奉欽後終居喪思慕

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為即侯即縣屬南郡故城在

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欽從父弟

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續漢志曰茂自亦聚眾

京密間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榮陽稱厭新將

軍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

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

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為人謙遜

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浮

弟尚永元中為征西將軍得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
中護從兄環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為
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反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蒼梧門今梧州

也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

宅同地普及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郡縣所侵燕陽國金亭侯長辭詢更始父

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手報殺更始弟騫賜兄欲為報怨

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

亭長妻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

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為大

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

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

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

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

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

都長安封賜為死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

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賜

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

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慎

侯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新蔡縣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為安成侯奉

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謙私時幸其第恩賞特

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為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

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

為白牛侯白牛蓋即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

閔卒子商嗣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更始討

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川郡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

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

陽降以為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春陵侯敞

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閭閭里門也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

燕王順為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

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

曹州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

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

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為

端氏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遵卒子弁嗣弁卒無嗣國除永

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為鄉侯初

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顯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主二子

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

甘里侯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國為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

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

少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

卒東觀記曰病筋學字卒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憲字翁君春陵侯敞

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

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

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

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

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眾數十萬

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岑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屬州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隴縣東北四十里屬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峻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殺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先武聞之告禹曰岑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張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言帝言嘉乃因來款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詔京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廩為

嘉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

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合羣平匪圖亡我天工

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四

